

编号\_\_\_\_\_

闽西(岩、永、杭三县)革命斗争  
林映雪回忆

( )

编印单位 龙岩地委党史办

材料时间 1955 年 6 月    日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一九八 年 月 日



## 閩西（岩、永、杭三县）革命斗争簡史

### 林映雪回忆記

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新历一九四一年一月）和平合作时期：

由於日本加緊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抗日必先安內」的投降政策的恶果，迫使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內战，要求一致抗日，促使国内新形势的到来。一九三七年五月我閩西龙岩党开始进行争取和平合作抗日的活动。首先着重争取地方和平，以組織或通过干部个人名益写信給地方人士，以及国民党的区、乡、保、甲长等；同时，直接互派代表进行地方和平談判。继則与駐軍（广东軍）由十九路軍派謝再发为綫索进行軍事和平談判，最后进行与伪政当局和平談判，而逐步达到整个閩西和平合作的成功。

在談判开始时，則先停止打土豪筹款的政策，把捉来未解决的土豪，經過宣傳教育后，尽数放他們回家去，这一做法，对土豪們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争取他們的同情，使之自愿献款来帮助我們，政治上影响很好，从而打下了进一步开展地方和平談判的有利基础。

和平合作談判成功之后，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間，我們指定各县武装部队各在原駐地集中候命；龙岩的則集中在岩东之雁石、白沙进行整編，部队番号改为「閩西人民抗日义勇軍」，並成立司令部。在这集中期間，伪政当局阴谋破坏鬼計百出，如以停发軍餉，使你无粮不

住兵，发动軍属写信拖腿，用以瓦解我們部队；故意燒燬建龙桥，制造籍口，誣說我們要进攻岩城，並即开了伪軍一連人到雁石，企图与我打仗，但我們为了坚持和平，忍让撤退，离开雁石。

到了十二月間，各县集中候命的部队和閩南汀瑞游击队这时都集中到龙岩之曰土整編为陸軍新編第四軍第二支队，到一九三八年正月三十日（新历三月上旬）奉命出动到江南前綫抗日了。

自新四軍二支队出动后，伪政当局一步步的向我进逼。允許在龙岩城設立的「新四軍后方办事处」不久即被取消，我們又在曰土設立「新四軍后方留守处」，並准留下一个连武装保卫，不久留守处又遭取消了，一連武装便在开赴前綫，这样以后，伪政当局仍繼續阴谋来限制並企图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例如他們暗害我革命同志却籍口是土匪加以补杀，先后計被杀：迎木順、彭勇金、郭荣柏、丘天荣、郭迈五、黄玉昆、陈泉和、邓友发、陈水孙、陈义发、吳如昌、陈秋荣、香仔、邓荣生、陈培福、吳段微、邓元发等同志以及东山、石粉岭三人、排头一人、石桥头一人……，先后被逮捕共产党员吳淑芳、林映雪、林钟鳴、罗羊吉、張木夏、陈振球、罗克援（一九四三年叛变）等；伪政府为恢复地主收租，又組織业主团，並借口开办农场、征收軍米，变相的收租和收回土地。我們为了坚持和平，則以公开合法的领导群众进行請願的斗争；同时，用秘密非法斗争的方法打击敢以收租的地主。这样，所謂「磨擦」就日益严重。中共閩西特委和龙岩

县委由公开住在白土、榴坑、后田开办训练班，出刊物和报纸，转到秘密掩蔽状态，住地不定，人员白天不出人，训练班也搬到山上，由承认我党合法存在地位，并互派代表联络的关系，转到不宜而告我党为非法。这样，就使磨擦发展到极端实际形成破裂，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所谓「閩西事变」三年和平合作的局面就宣告終了。

註：自閩西事变以后，继续反对收租，是以年年夏收、冬收季节到来时，动员全面到处挂一次反对收租的标语，并到处破坏交通电线，以威力吓倒地主不敢收租，所以龙岩土地始终保留在农民手里。

「閩西事变」是突然来临的，事变前后情况是这样：事变前几天，敌人加紧进行调查户口，这样，我们也就加倍警惕和做好准备工作，找好转移机关住地。这时，我在西陈看到二十一日来的报纸登载着「皖南事变」的新闻，我即派通讯员马上送上特委（白土后田）去。此时特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这形势立即讨论决定会议停开并即布置各区代表回去准备撤退工作。但太晚了一天，二十二日下午各代表才回去，龙岩县委也有代表阿细同志（县委宣传部长，广东人）回来，但第二天，二十三日早上事变就来临了，这一天，敌人有计划的企图一网打尽，消灭我们，同时出兵东肖区后田乡和西陈区条园乡两个地方，特委在后田已转移到西坑斜头山顶上，未受到损失，可是后田乡群众和干部家属被捕（作球同志家属妻、子、内弟三人被捕后，妻、

內第二人被杀，子被卖掉），當場后田党支书陈南坤同志被捕並被枪杀。

龙岩县委住在西陈条园乡，阿細同志从特委开会回来后，一句話都沒有說，忙於与他剛剛前两天由广东来到的爱人說話要緊，对党交待他的任务回来布置机关移动的事則忘記了或認為过一夜晚后第二天再来布置还来得及，因此迟了一天（二十三日）事情就坏了。二十三日早上我們县委机关即遭包围，当时我們計有八个人：林映雪、林钟鳴、陈阿細及其爱人、邱××、郭荣木、陈錦华、×××，當場被搶四人，被打死一人，脫險三人。当时經過情况是这样：这一天，天要亮的时候，听到号响，我們惊醒了，我們知道事情不好了，一定受敌人包围了，当时同志們慌張起来，因都多是新参加革命的，沒有經過战斗鍛鍊，各自先后冲出房子，被敌人发现目标，埋伏在山上和路上的敌人齐向我們进攻，堵击的堵击，追击的追击，我看到当时情况无法冲出去，只有掩蔽目标倒轉走回来，到房子角边的一个廁所里就不怕其臭跳下埋藏起来，等到集中号一响后，我則起来，首先到群众家里把鞋子、褲子換了，同志問情况：知道陈阿細两夫妇和通訊員郭荣木、×××計四人被堵击的活捉去，林钟鳴同志走到陈坡庵被打死，邱××脫險逃出了，还有一个通訊員陈錦华（一九四一年底叛变）也是秘密藏在廁所里回来了。另有一班地方武裝小組十多人，因沒有冲出房子，在房子里准备不动，得到安全，待敌人撤退后，离开了房子

到坪尾山上等到天黑下雨时才离开了此地，连夜摸到山区基点黄坑村休息下来。

敌人在进攻搜索时，将所搜索到的一切东西带回去后分项拿来检查过，检查结果发现有魏金水、谢育才的小印，则认为魏、谢二人还在，为甚么没有捉到，马上又出兵再一次进行包围搜查，结果搜查不到，则把群众捕起来威胁要交出魏、谢二人，敌人捉到陈阿细同志说是捉到方方同志，当时高兴得要命。

敌人继续连日出发进攻包围我党活动目标比较突出暴露的铁山乡，云潭乡，在云潭乡陈庆云同志被捕杀害，群众受摧残亦严重。于正月初一日红坊区被捕杀害三个乡党支书、一个党员等四人。

为甚么三年来中了敌人的合作阴谋而遭致不应有的损失？原因主要是党领导上犯着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动国民党顽固派本质认识和估计不正确，主张和平合作就坚持老老实实的执行到底，相信「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和破裂不易。因此，对敌人合作期间没有提高警觉性和预防万一破裂的准备工作就不及时，才受了大亏的。

一九四一年正月至一九四九年解放

「閩西事变」后，当时环境是严重的，敌人以军事进攻摧残，政治欺騙瓦解，手段是残酷的，再加上我们本身困难很多，又在事变后初期还是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错误方针，所以在正月初六日有进攻后田驻敌，牺牲林日旭同志一名的失

利，撤到來家山又被敵人殺傷犧牲戰士三名的損失，更加使戰士鬥志低落，信心動搖，使隊伍不能鞏固下來，加以敵軍加緊進攻，不到幾個月，一般在事變時新出來參加的戰士都逃跑，准假的准假回家去，也有個別投敵叛變了。如：交通站（住在坑頭）於六月一日受敵襲擊龍金保同志的犧牲，又如龍岩縣委（住在白土芹塞山）於六月十八受敵襲擊，特委（住在白土十八灣油園山）於八月初十受敵襲擊，王濤同志（特委書記）的犧牲，西北縣委幾次受包圍襲擊，都是投敵叛變分子帶敵人來的，這是軍事進攻方面。另一方面敵人利用薄柏舉關係派代表陳鉄民出面進行上層政治和解的活動，要我魏金水同志會見他，並進行下層強迫群眾自新受訓。

在這一年艱苦抵抗敵人軍事進攻外，同時發生最大困難就是經濟生活的問題，當時完全是依靠群眾支持幫助來解決，東肖、西陳、東陳、大、小池、岩西北、附城區的鉄山鄉的農民群眾動員募捐大米，估計有一萬戶進行募捐，每戶一升至一斗，一斗至五斗不等，平均每戶募捐一斗米來算，計有一萬斗米（每斗十五斤），計十五萬斤。

第二年（一九四二年）敵人軍事進攻在一定時期內還是積極的，因為還有個別少數的逃跑、投敵叛變分子發生，給敵人利用帶路進攻我們，摧殘群眾，如呂九迈（特委通訊員）投敵叛變即帶匪軍于（新歷）正月初一日襲擊交通站（住在山馬陳坑山），又四姑乃（特委通訊員）投敵叛變後即帶敵軍于十二月初一日襲擊特委（住在白岩前山），

朴个空，則該村群众受敌摧殘，損失很大，接头处又是烈属陈三姑一家大小三人被抓去，酷打严刑，監禁起来，繼第二天（十二月初二）又交通員×××因出发送信被敌人活捉，自新叛变，即帶匪軍襲击交通站（住在毛桃坑山），黃阿保同志（区委委員）的牺牲，从此山馬区委断了联络关系，区委书记張木良同志則自离开到广东之南雄去，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找到关系才回来。

此后，敌人軍事进攻比較緩和。一方面，主要沒有叛徒可利用；另方面，我們真正做到掩蔽下去。又接到永定县委來款港币十万元的帮助，經濟困难得到暫时的解决，这时敌人則以政治攻势，发展組織反动国民党、三青团，以組織来抵消我們的組織，並加紧以特务的活动来破坏我地方組織，如特务沈星於年底今春先后在溪兜中学破坏我党組織，师生被捕，張群初（鉄山人）、陈义輝（后田人）两同志均被杀害。在西山一个統綫組織也被捕杀害三人。

为了适应当时环境，防止敌人特务打进我們組織而再受破坏，有南委机关在大埔遭受襲击后，执行上級党的指示：貫徹「长期掩蔽，埋头苦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經過两次执行才貫徹下去。第一次停止活动，另設联络观察員制，此时，龙岩党組織九百多名黨員，經過二年来受敌破坏和强迫自新后，也等於解散停止活动了，並疏散人員出去开展新区工作，但也不夠，到第二次执行对区一級以上的幹部，除留下个别在特委机关工作兼联络員外，全部疏散到新区开展綫

和点的工作，工作方式和方法是以逃避兵役、找职业、开荒生产为掩护，如邱得发同志到漳埔、潘九三同志到十八乡、郑金旺同志到四集、李居民同志到上杭、陈玉西同志到长汀、邱锦才同志到武平、游荣长、鍾德标两同志回去长汀、戴炳辉同志到连城，各同志都带有区級以下干部二人至三人不等。

至于后方各机关——特务、县委、区委、交通站，此时也以生产开荒种田、燒炭，化农民去做工。此时特务住在坵地，县委住在牛眠石，交通站一个設在弥勒溪，一个設在永定的仙乡？角罗坪，区委設在江山的前村（均在山上）。

当时特委书记为魏金水，副书记陈卜人，县委正、副特派員吳作球、吳潮芳，岩西北区委特派員林斯吉，交通站站长高德胜、張震东。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以后，环境又严重起来，因为机关本身还不精干，对于埋头苦干不得，苦吃不消，又发生个别叛变，如县委一个苟仔逃跑投敌，交通站一个迈二仔逃跑投敌，特委一个林石焱被捕叛变了，又有一个交通站混进了地方坐探，以致各地繼續先后受敌袭击破坏，剛要收成的黄黄稻子被割去，萼萼被掘出，木炭被担去，交通站受袭击，藍新才同志當場牺牲，章雪溪同志被捕酷打后押送到石鑼石鼓溪乘敌不备勇敢的跳溪而光荣牺牲。各基点群众接头处受捕摧殘杀害。如角落坪、牛眠石、罗桥、孟屈敌人强迫移民，不移就要建砲楼，組織壮丁队，如坵地、大水坑、弥勒溪迫其移民，坵地接头处

林佩环一家被杀死三人，罗桥、孟屈革命群众接头处被捕严刑酷打七、八十人，被杀死四人，同时又逮捕大批革命干部家属，魏金水同志家大小七人被禁押，结果被杀死三人（一九四二年被捕的），邱锦才同志的母亲被杀死，林映雪同志岳母被禁，老婆被迫改嫁，兄嫂被吊打，迫其全村群众到万善募插「倒头香」发誓保证消灭林映雪并向群众筹款，准备给谁能消灭林映雪者为奖励金，所有革命干部家属都被捕扣押起来，作为人质抵押来限制革命活动。

此时期，龙岩环境是非常严重的，敌人进行疯狂的进攻，摧残革命，捕杀群众，接头处、干部家属强迫移民，建砲楼，组织壮丁队，重整连坐法保甲制，用以断绝封锁群众与我们联系，这时特委为着安全，於九月間离开龙岩轉移到永定。

与此同时，疏散出去白区工作的同志，也跟着先后遭受了破坏，被捕杀害的有在漳平的林金仔、邱长盛、陈德金、郑迈二、邓新金，龙岩十八乡林发标、王逃荒，在漳浦的邱梅发、郭阳相、張谷中，武平的章大王等同志，失了联系被捕杀害的有王朴、林汉章、丘达泗、曹昆南、曹昆順等同志；被捕后逃脱回来的有邱锦才同志，脱险逃回来的有郑清、陈振球同志，撤回来有潘九三、郑金旺两同志。

一九四四年因去年机关受袭击，生产受破坏，出去白区工作同志受破坏，被捕杀害，敌人认为有把握最后消灭我们，但我们党仍在群众爱护支持下，保存了力量，群众說：「我们群众並不叛变，就是你

們內部叛變搞死了。經重新整理部署安定，掩蔽下來。為了生存並克服困難，則只有恢復組織武裝，部分幹部集中起來，成立龍岩「經工分隊」，開始進行肅反，沒法解決經濟，並結合自衛武裝鬥爭，此時，群眾和開明人士們對我們這樣做是不反對的，而是同情的他們說：「怪不得共產黨，共產黨是被迫不得以這樣來做的」。

機關則實行精簡，有的取消，有的縮小，但仍繼續生產如耕田、做工以自給。岩西北縣委吳潮芳（吳作球同志因洗浴游水溺死了），同志住在大東坑耕田，特委在永定之青坑、王生旗、鷄背等地方耕田，並破壟齒的手工作業出賣，交通設在永定之張坑，此時聯絡工作忙，不能生產。龍岩縣委因岩東南方面敵情嚴重，佈置其突出白區搞點的工作，由張木良同志帶着澤九三（副特派員）、郭南照等三人到中甲鄉黃田去，到後不久，於七月半被接頭處陳長珍出賣告密，勾引匪軍包圍，三同志全部犧牲（陳長珍當時已叛變做反動偽保隊副，但木良同志憑過去了解他是參加革命的，沒有去先了解他現在是做甚麼的人，失去了階級警惕性，盲目地相信他，因此發生遭受被消滅的慘痛事件）。到了十月間，龍岩經工分隊與經工總隊集中在永定王生旗山上成立王濤支隊（人數四十多人）隊長劉永生，代政委陳仲平，為着爭取民主和平運動的進行自衛武裝鬥爭，於十月中旬隊伍首先開上龍岩來，在白土九峰嶺打响第一砲，打傷敵人（白土民團）一人；十月下旬進攻連坑為第二砲，燒燬砲樓一座，繳獲步槍一枝，沒收二家反動財產；十一月

十三进攻小池何家坡为火烧同志复仇为第三砲，烧燬砲楼一座，缴获步枪八枝、驳壳一枝，消灭反动分子二名，动作完毕后，马上撤在山上等待敌军追来，佈置好消灭他，在山狗凹打垮追来敌军保三团及民团壮丁队百余人，缴获自动步枪一枝、子弹二箱、步枪一枝，打死敌人一名，俘虏一名。这一連砲都打得很响，转变了龙岩政治颓势，群众斗争情绪开始提高，使反动派惶惶不安，以后当地实力派——陈振东、吴才、吴泮照等统属关系又恢复起来。

队伍因为經几次战斗，消耗了很多短枪子弹，为了設法补充，停止繼續打下去，留下一个班由我負責仍在龙岩进行肃反小动作外，队伍全部离开龙岩，回去杭、永边猪树坪的「七一公园」休整。（距离丰稔乡三十华里）

一九四五年留下龙岩一班人依照約期正月回到「七一公园」集中，此时队伍已扩大起来，有很多粵东幹部和知識分子参加了队伍，即进行整編，为了培养粵东軍事幹部，开展粵东武装斗争，增設了一个教导队，此时总共人数八、九十人。队伍休整到二月間，又出兵繼續連打了几个胜仗！有「永定蕪坑战斗」，打垮敌人保三团一个中队；以后进攻古木督，枪毙反动分子范晴波等七人三月初二化装袭击丰稔市敌军，消灭保三团一个机枪連，缴获机枪三挺，步枪三十多枝，打死敌連长王汝桥及班、排长等八名，俘虏十五名，子弹二十箱，軍服百多套，其他軍用品甚多。这一大胜利后，又迅速开上龙后来，到了永

岩不到三天，於三月二十一日有肖坑[田螺形战役]，消灭日土自卫队[十八罗汉]，打败伪专员公署章湯銘自卫大队一个中队，缴获长、短枪二、三十枝，俘虏段罕五名，我方带花二名，（陈玉西、吴三头），四月初五进攻黃田，为潘九三、張木長邵南照三同志复仇，白天化装为保安团烧燬砲楼一座，缴步枪四、五枝，没收水牛一头，消灭反动家属妇女小孩四人（註：这是过左犯错误的，是同志们狭隘的复仇思想所致，由於几年来受敌人残酷进攻，想在此出一口气，因此不管政策不政策，当时群众也並不反对，說：杀得对，不杀掉以后长大起来，我們群众会受其报复）。繼續白天行军，经过毛桃坑为章雪溪同志、藍生才同志复仇（已先进行了一次），再次烧燬砲楼（群众要求以后不烧），没收猪一支，经过增岩乡打败民团，打死打伤各一名，缴駁壳一枝，就一直安全到达了岩西北前村。以后在大池的大东坑休整，办训练班后又留下一班人，我负责离开大队去联络安置为肖坑战役负伤同志，大队则先回下永定了。

留下龙岩一班人任务完成后，依照約期於五月节回到永定金丰大山集中。

五月上旬，为了加强統一軍事指导，在永定金丰大山成立閩西南軍委会，正、副主席、朱同志两人，王濤支队扩編写一、二、三三个大队，一、三大队並支队部向閩南进发，二大队向杭武、蕉、梅进发。

二大队到了杭、武、蕉、梅基点王寿山不久，因报告中央的信帶信

人叶××等三同志被捉去，报告信落在敌人手里了，为了防备于万一，恐怕敌人完全了解我们一切情形，不致被敌人各个击破与消灭的危险，故又重新部署，把各地工作人员集中到部队来，使机关目标更小，便于隐蔽安全下来。由陈卜人、范元辉两同志又带集中着几十人的武装来扩大二大队，但他们到了梅县隆文的王公芦，当时二大队是住在武平象洞之岗背，因一时不能会合集中起来，在王公芦暴露了目标敌人先向我们进攻，这就是「王公芦战斗」，当场我队长陈水锦同志负伤，此时闽南打得很紧张须要我们积极行动起来配合，牵制敌人，分散敌人的任务。以后到武平才集中起来。首先进行肃反，解决经济困难。到了八月分与广东兄弟党的队伍韩江第一支队来了配合后，为要先解决子弹的补充布置一个动作，因白天掩蔽目标暴露，敌人先向我们进攻了，八月初六日发生「松源战斗」当场我陈卜人等三同志牺牲，因目标已暴露，敌人非常注意，进行加紧围剿，找我们目标进攻，我们即行转移，在王寨山杀人凹与敌发生遭遇战。第二天八月十二日又发生「何家寨战斗」，因地形我们居高临下，打退敌几次冲锋，整整打了一天，打伤打死敌五、六十名，我方无损失。战后，队伍即撤退到杭、永边。

九月初九为了适应斗争环境，便利直接指挥队伍，在永定之龙门成立闽西军分区司令部，调回刘永生同志任司令员，正、副政委林映雪、杨建昌两同志，并与韩江一支队混合编制下，扩编为几个大队，

司令部住在上杭連四乡的猴子寨，九月中旬司令部队伍消灭杨梅洞的反动保自卫队，杀死反动保长李荣山一名，缴获长枪×枝、俘虜×名，全获胜利，以后又在永定杉树下枪毙反动九斗古一名（到十一月我調回边委，到第二年二月又回部队）。

一九四六年，閩西队伍於去年十二月集中到閩南去后，留下后方留守人不多，主要看管几个經濟犯。

到了三月，閩西队伍仍回閩西活动，这一时期，敌情是很严重的，本来队伍一回到閩西应该有准备、有计划的、主动的化整为零的、停止或分散目标活动，不致在敌跟踪追剿下，使部队力量削弱下来，增加了困难，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以致遭受許多困难，逃跑叛变分子到处，特别永、杭群众受摧殘、移民、屠杀很惨痛。旧历年三十日在武平崗背鉄釘嶺，一支队与敌保三团发生战斗，我牺牲四人，年初二，白石頂我杭、武挺进队又与敌保三团发生战斗，大队长陈文松牺牲。此时，队伍李老发（龙岩鉄石洋人逃跑叛变，带匪軍到武平象洞大肆破坏，謝半真同志父、母及謝倫璫同志的老婆被敌杀害。龙岩也受破坏，白土接头处大姑被吊打后死了，饒仁山同志之老母亲及饒秀文同志父亲都被活埋了，同时在石粉岭接头处陈准江等三人被捕吊打后以活埋了。自后，队伍集結到大埔高陂襲击高陂銀行，解决了大批經濟以后，队伍分散，大部分挺到粵东边境活动，創造基地，小部分仍在杭、永、岩掩蔽，化为武装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同时，分区司令部

取消，於五月間重新成立兩西特委，正、副特派員林映雲、馬發賢同志住在永定半山，開展地方工作，六月二十一日的一天，特委受敵包圍襲擊，馬發賢同志負傷被捕殺害，其餘十位同志阿五哥和其銀同志之妻被打死，譚春山、黃月英等八位同志被捕，只有林映雲、房妹子（以後投敵了）二人冲出脫險。

#### 特委受包圍襲擊經過情況：

特委机关本安全住在馬發賢同志家鄉西洋坪山上，經几天晚上秘密行動，於十八日才到達半山山上，新的寨子才搭好，於二十日被一上山砍柴的合溪群眾發覺，便把他留起來一天，向他宣傳教育後放他回去，交帶要守秘密，並拿錢要他代買米一斗，約於明天上午八時送來，這樣來考驗他可靠不可靠，到了第二天（二十一日）八時未見送來，知道是不可靠的，本應該警覺，馬上離開此地，才不致受到危險，但因白天目標大，不好馬上離開，因此一面特別注意加強哨兵，並把一切東西都準備好，如果看到敵人一來，不管白天目標大也要離開；敵人未見來，則等到下午六時離開此地。但哨兵放到五時半撤下來吃晚飯，也以為相差半個鐘頭不放沒有甚麼問題，剛好晚飯吃過後，敵人即來包圍首先房妹子發現了敵人，當時只有衝出突圍的辦法，馬發賢同志帶領先衝，衝到寨口面前就被敵機槍對面打來，腳上負傷，我跟後面抵抗山上敵人，使敵人在山上不敢一下子衝下來，我看到馬同志負傷甚重，一面安慰了他，一面把他的短槍很快解下來交給房妹子，